

尚書正義

六

尚書注疏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夏書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甘誓第二

尚七

一

王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立  
伐有扈之罪

**疏**

啓

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傳

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子位史記夏本

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

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

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

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甘誓名將戰先誓

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義曰發首二句叙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嗣

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

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

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

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

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泰

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

其將皆命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故曰六事予誓告汝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

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天用勦絕其命用

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左

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右車右勇力之士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御以正馬為政三者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

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

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王前予則孥戮汝孥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

也非但止汝身辱疏大戰至戮汝正義曰史官

及汝子言恥累也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

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

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

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

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

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

汝諸士眾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

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

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

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王之前若

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王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

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

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

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

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

前

三

五

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

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

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

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

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

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

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揔呼之辭

傳五行至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

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

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

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

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

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

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

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且之義失相親之

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且之義失相親之

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且之義失相親之

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  
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  
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  
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  
甫謚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  
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  
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  
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  
夏同姓則爲啓之見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  
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  
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  
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  
有扈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  
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

前七

曰

其絕

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身其絕  
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  
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傳左車至  
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  
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  
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  
聞致師者左射以葷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  
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  
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  
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  
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  
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卻  
克傷於矢未絕鼓晉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

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

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搃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至行載於齊

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至行有功則賞祖至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至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至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至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

以軍行拔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至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文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至前書七陳保


所以刑賞異處者社至陰陰至義則社至陽陽至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勲乃至太祖賞耳傳孛子至累也正義曰詩云樂

爾妻孛對妻別文是孛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孛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孛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太康失邦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昆弟五人須

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太康至之歌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

之母待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

其事作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叙

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五子之歌啓之五

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五子之歌子因以

名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

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為終始

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

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

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

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

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

父以太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滅厥德黎

民咸賁君喪其德則衆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有

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

廢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言御侍也從畋後于洛之汭五

子咸怨待太康怨其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叙

怨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之在在天位職當

**疏**

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之在在天位職當

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

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而十旬不反有窮國

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

尚七

六

陳保

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  
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而各叙已怨之志也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  
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  
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  
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傳  
尸主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  
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  
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  
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  
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  
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  
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  
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

尚一

七

陳保

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  
立也 傳述循至叙怨 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  
所戒用作歌以叙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  
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  
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其  
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皇君也 君祖禹有訓  
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言人君當固 予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 言能畏敬小民 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 三失過非一也不 予臨兆民慄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慄危貌 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能敬則不驕在上疏其一至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

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

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

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

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

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

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

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

畏人怨慄慄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

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奈何不

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君至失分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

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

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典時勞以橫役是失

小五

尚七

八

周鼎

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

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

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

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

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

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

傳十萬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

兆言多也慄慄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

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

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

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

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

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

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

法也然則此言馬多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

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作禽荒

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

**疏**

傳作為至鳥獸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

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日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甘酒嗜音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

峻宇彫牆

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

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異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疏**

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

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

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

吾平

尚七

九

劉仁

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

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

也言仁及後世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

**疏** 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

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

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

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大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

傳君

萬至後世 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

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  
詰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  
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  
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云正義曰關者通  
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  
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  
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  
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  
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  
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  
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  
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  
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  
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  
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  
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

云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  
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  
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  
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  
之義亦得通也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  
得通也

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怩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其

至可追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

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  
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  
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

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離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為深皆是

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

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正義曰相二年

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

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

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

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

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

受王命胤征奉辭罰

義和至胤征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

胤征傳義氏至甲乙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

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

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

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

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罰罪正義曰奉責讓

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廢

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或不恭邦有常刑

言百官廢職服大刑

**疏**

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義

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  
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  
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  
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  
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  
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  
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  
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  
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  
括欒卻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  
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  
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  
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

家

傳言

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

辨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

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

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傳適人

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

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

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

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

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爲聚聚人  
而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  
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  
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  
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衆

至失常正義曰相規闕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  
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關猶尚相規見上之

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  
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  
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賤猶  
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

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  
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

常惟時義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  
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

之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  
失次位也傲擾天紀遐弃

厥司傲始擾亂遐遠也紀  
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

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  
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  
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

五百五

尚書十七

十四

李仲

走供救日食  
之百役也義和尸厥官罔聞知王其官而無聞  
於日食之變異所

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閻錯天象言昏  
亂之甚于犯也政

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  
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

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  
不及時者殺無赦曆象後

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疏惟時至無赦  
正義

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  
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

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  
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

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  
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

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  
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  
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  
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  
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後  
尚猶合殺况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  
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  
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堅立今乃反倒猶  
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  
為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  
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  
常刑况叛官離次為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  
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  
然故謂醉為沈傳倣始至所主正義曰倣始  
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範五紀五  
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

尚七

十五

任錫

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其所主傳辰日至可  
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

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辰是辰為日月之會  
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行一度

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  
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

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  
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次計九月之朔日

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  
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

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  
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

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  
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

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  
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



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傳凡日至百役 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

六卅六

尚七

十六

列昭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彭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

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傳政典至無赦 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書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之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

五十五、九十五

尚七

十一

葉六

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曰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將行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王命行王誅謂殺酒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

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命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之吏為

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舊染汙俗咸

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所問嗚呼感克厥愛

允濟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以勝威

信無其爾眾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疏今予至戒

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奉王命

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

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

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

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

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

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得更新一無所問又

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

將軍之法尚七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

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

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

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正義

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正義曰釋山

上獵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自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源出於此

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

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

**疏**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

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

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

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

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

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

勤殖功業十四出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

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

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

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

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任立主任卒子主癸立主

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

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不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祿初與并湯征與

奔小五辛 尚七 十九 葉天

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 傳契父至王居 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

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

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

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

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

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

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曰瓚者云湯居

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

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

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

孰是 傳告來至皆亡 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

王居或當 湯征諸侯 為夏方伯 葛伯不祀湯始告帝嚳也 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

征之 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 疏 傳葛國至

於葛 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去山川神祇有

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

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

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

**作湯征**

述始征之義也云

**伊尹去亳適夏**

伊尹

字氏湯

**疏**

傳伊尹至於桀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

正義曰伊氏尹字故

進於桀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醜惡其政不能入自此

尚七

主

毛昌

**門乃遇汝鳩汝方**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疏**

傳鳩方至曰遇

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且也

**作汝鳩汝方**

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

**尚書注疏卷第七**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云

尚書注疏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疏伊尹

至湯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叙其事作湯誓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滅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伊尹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伊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伊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伊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伊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

小六言五十二

尚八

二

洪福

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伊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一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朶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朶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



乎謚言 湯誓 戒誓其 疏 湯誓 正義曰此經皆 是也 誓之辭也 甘誓泰誓牧

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 記其誓處此與費 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

以經文不具 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 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 比桀於一夫

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 笑伐天子非我小子 敢行此事桀有昏德 民命誅之今順天 今爾

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令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 有眾

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 予惟聞汝眾言 不憂我 民農功而為割剥之政 眾之言 夏

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 尚八 三 陳仁

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 夏王率遏眾力 亦如我所聞之言

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 謂廢農功相率割剥夏之邑居謂征賦

重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眾下 相率

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 夏德若茲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必往誅之

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 爾無不信朕不 我我大與汝爵賞

食言 食盡其言 爾不從誓言 不用 予則孥戮汝罔 偽不實

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 疏 王 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旣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剝削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旣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剝削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 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 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 傳契始至一夫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爲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旣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

遷易名公劉為幽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

尚書八

五

陳仁

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  
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  
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  
之鄭云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意以為實  
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没入縣官者也  
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  
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臺人  
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  
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没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

### 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

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

###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

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止



湯既至臣扈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

正義曰湯既伐

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勾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

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

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

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

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

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襄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

之興當為襄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况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襄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襄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

尚八

七

陳仁

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勾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夏師敗績

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遂伐三股俘厥寶玉三股國名

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疏傳三股至寶之正義曰湯伐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

於三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王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

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 自三股而還 大坳地名 仲虺作誥 為湯

奚仲 之後 湯歸至作誥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

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股故傳言自三股而

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

尚書八

八

陳錫

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

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傳為湯至之後 正義

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仲虺居薛以為仲虺之誥 相天子會同曰誥

仲虺之誥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

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

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

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

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

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

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

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

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

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

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

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曰誥誥謂

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

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

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天生聰

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之危險若陷泥墜

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

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成湯放桀于南巢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

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

名不能委知其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處故未明言之

言託天以行虐於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民乃桀之大罪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  
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簡賢附勢寔

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

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

德善言足聽聞乎無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

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

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疏

尚六

陳

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

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

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

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

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

稱味爽謂未大明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已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

能成

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疏德

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

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

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

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耻非己智雖知其



善不肯更悔遂從已有愆失取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西夷怨南甿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

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曰奚獨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後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自葛時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推

云固存邦乃其昌有士道則推而亡之國乃昌盛輔而固之王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

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亦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

田之人為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

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

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

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正義

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且良士皆

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己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意亦在桀也

日新不懈怠德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自滿志盈溢疏

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歸惟此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惟九族之親

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之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家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自勉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

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謂人莫已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

道之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嗚呼慎厥

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殖有禮覆民暴道有

者封殖之昏故戒慎終如其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

道

###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桀大義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

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王歸自克夏至于

### 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王歸自克夏正義曰湯之伐桀

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

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

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

盈數下云凡我造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

人誥天子自稱曰予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

善也疏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

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若有恒性

### 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

百官言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

不能堪忍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

虐之甚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

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肆台小

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謂誅之敢用玄牡敢昭享

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敢用玄

義曰擅弓云般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

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

用玄牡之文云般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

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

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

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

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

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

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秦誓武成則

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

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

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

**之勩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

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

命傳聿遂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

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

命傳聿遂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

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

命傳聿遂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

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

命傳聿遂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

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

命傳聿遂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

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明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

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天命至允殖正義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曰桀以大罪身即黜

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

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卦文也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茲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疏傳此伐至衆心正義曰經言

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中

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慄慄危懼若將墮于

深淵慄慄危懼之甚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

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愒慢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守其常法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

疏惟簡

在上帝之心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

自責化不至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用

爾萬方言 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 作明居民法一篇三

疏咎單

作明居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

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

也

###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没而太甲立稱

元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凡三篇

疏

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

湯既没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叙其事作伊

訓肆命徂后三篇

傳太甲至元年

正義曰太

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没之

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没而

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焉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焉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

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伊訓作訓以教惟元祀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伊訓道大甲

#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尚八

十七

余永



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

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為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和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

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莫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  
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  
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  
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奉嗣王祇見厥祖 居位 侯甸

羣后咸在 在位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

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

疏 傳湯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

商家一代之大祖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 疏 傳先君至禳

有夏先君摠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

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

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

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

天災言能以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無也言 暨鳥

德禳災也 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順之 疏 山川至咸若 正

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

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

取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

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

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災假手于我有命 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

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于其至自亳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  
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  
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  
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  
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惟  
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言湯布明武德以寬

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言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惡之由無不在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乎家邦終**  
初欲其慎始

**于四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 **疏** 立愛至四

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  
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

尚書八

十九

陳要

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  
其親推之以及踈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  
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  
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  
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  
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  
緣親以及踈此分屬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  
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弗咈先民時若**  
言湯始脩為人綱紀有過則改

**疏** 先民時若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  
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

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  
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

**賢居上克明**  
言理 居上克明 正義曰見下之  
也 怨 謂明言其以理怨物照察下

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使人必器之常疏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如不及恐有過攝歛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

自大以卑人不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心常危

懼動而無過以至為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求天子此自立之難

賢智使師輔於爾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嗣王言仁及後世法以儆戒百官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

歌則廢德事鬼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求

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尚書八

二

陳安

名以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

疏遠之童稚頑器親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于身家

比之是荒亂之風俗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邦君有于身國必亡諸侯

國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

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涅以墨蒙士疏曰敢有至

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疏曰敢有至

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

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畷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踈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示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 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傳殉求至風俗 正義

尚八

二十一

丁璋

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畷是遊與畷別故為遊戲與畷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 傳狎侮至風俗 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 傳邦君至匡正 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頷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言當敬身 聖 例謂下士也

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 甚明可法



聖謨至孔

正義

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祥

也天之禍福惟善惡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無小

則天下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

失宗廟此伊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

尹至忠之訓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

萬邦賴慶况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

雖小猶墜失其宗廟况大惡乎傳苟為至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

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

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况大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况大惡乎比

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

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

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

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

之此謂成人

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

亦幾由至矣言惡有類以

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

親近惡人以惡類相

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

肆命陳天命以徂后

陳往

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君以

戒士

君以

戒士

君以

戒士

君以

君以

# 太甲上第五

## 商書

### 孔氏傳

####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

伊尹放諸桐

湯葬

地也

不用伊尹之訓

伊尹放諸桐

湯葬

地也

不用伊尹之訓

伊尹放諸桐

湯葬

地也

不用伊尹之訓

不知朝政故曰放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道  
**伊尹作大甲**

**三篇**  
太甲至三篇 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

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

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 傳不用至

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祖桐宮始云居

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 傳湯葬至曰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

葬地也 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

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  
戒太甲故 疏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以名篇

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

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惟嗣王不

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

**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 疏 曰太甲以元年十二

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 傳阿倚至

之訓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為倚也  
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  
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

以承順疏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

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

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  
疏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

代之禮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

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

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

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為君不君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伊尹則辱其祖無念聞伊尹之戒伊

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

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

言訓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勤德以自顛覆

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

括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

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

於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

疏

伊尹至有辭

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未嘗之寺思大明其

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

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

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

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

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且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

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

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

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

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

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 正義

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

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 傳機弩至

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

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

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

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

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

也 **王末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 **疏** 傳未能

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

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

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

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

知其可移故誨之不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止莫其終從已也 **尚八** 二十六 夏文

言習行不義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

將成其性 **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

使世人迷 **疏** 伊尹至世迷 正義曰伊尹以王末

惑怪之 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

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

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

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

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傳狎近至怪之

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

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

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

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

見廢退必當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 傳往入

改悔為善也 **疏** 居憂位 至憂位

居憂位

至憂位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終信德也祖終其信德

# 太甲中第六

## 商書

###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傷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三月服闋

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疏**

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

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王

尚八

二十七

孝

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冠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文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與孔為異

相匡故須君以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皇天眷佑

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

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身疏傳遠召至其身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

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可違孽災遣逃也言天災疏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

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

矣甚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遣逃也釋言文燮光云行相

避逃謂之遣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雖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

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

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伊

尹拜手稽首

拜手首至手

**疏**

傳拜手首至手

正義

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

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

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手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

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

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

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

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曰修厥身允德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

協于下惟明后

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

無有不忻喜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湯俱

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

**疏**

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

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

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

時豫怠

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

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

以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言當以明

視遠以聰聽德

**疏**

傳言當至聽德所知在於聞見

正義曰人之心識所得在於耳目

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聰

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承王之休無斁

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

**疏**

伊尹申誥于王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

正義曰伊

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

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

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以民所歸無常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

信者則享其祀

天位艱哉

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

德惟

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

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疏**

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

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

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終始慎厥與惟明

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疏惟明明后正義曰

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今王嗣有令緒

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

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

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

言當常自危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慎終于始

懼以保其位尚八慎終于始三十一正義曰欲慎

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

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

下得疏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

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

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心所念慮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

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疏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

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

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眾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

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己有退心也邦其永孚于

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疏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言己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

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

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咸有一德即政之後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疏恐其不一

故以疏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戒之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

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

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

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辟還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疏伊尹

德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

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

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爽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

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

五十五

尚八

三三

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

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

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

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

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

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

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

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

不能常其德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

湯伐而兼之湯代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

明下恤尚八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

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為

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傳享當至天命正

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吏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

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

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

正

商而王



之佑助一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所以力

德所以王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二三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

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唯吉至在德

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正義曰指

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其

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

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

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

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今嗣王新

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

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

行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

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

尚八 三十五

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

五十六

卷八

三十一

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可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人守不見故據罔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不喜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德無常師至善為師非言臣亦當一德也德無常師至善為師非一方以善為善無常師至善為師非主乃可師善無常師至善為師非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又曰一哉王

心能一心德克綏先王之祿永底庶民之生言為王而

今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嗚呼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政嗚呼至觀

曰此又勸王脩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

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

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

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

尚  
三十一

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

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

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一祧享字乃止漢書畫玄於議曰周

之所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以三廟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

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

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

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

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

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疏**無自至厥

尚八

三十八

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虚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

**尹于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咎單遂訓伊**

**尹事**

訓暢其所行

**作沃丁**

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

**疏**沃丁

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 傳沃丁至禮葬 正義曰世本

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

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

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

公禮葬未必有文伊陟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太亳要情事當然也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伊陟贊

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伊陟至四篇

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

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又也

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爽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大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

至之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之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

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土書傳有其

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

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

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

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

甫謚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爽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爽成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太戊贊于伊陟**告以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伊**正義曰言太戊

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固命畢命也**伊**

**遷于囂**太戊子去**囂**仲丁遷于囂**正義曰此三**

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

也也以河也囂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

也也圯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

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圯也李願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謚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

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謚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傳大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

太戊之子河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作仲丁**陳遷

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作仲丁**都之

義**河**宣甲居相仲丁弟相地**作河**宣甲祖乙

圮于耿

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疏**

傳亶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

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

地遷於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

向嚶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

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

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毫嚶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

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

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

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

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毫嚶相作

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祖乙  
亡

上校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公**

尚書注疏卷第八

